

★当代原创长篇小说★

萧
迹
◎
著

大铁路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茅盾文学奖评委，著名评论家李星联袂强力推荐萧迹新作《大铁路》

APERTUR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大铁路

DA TIELU

萧 迹◎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铁路 / 萧迹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6-3706-8

I. ①大…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5998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朱寒冬 刘姗姗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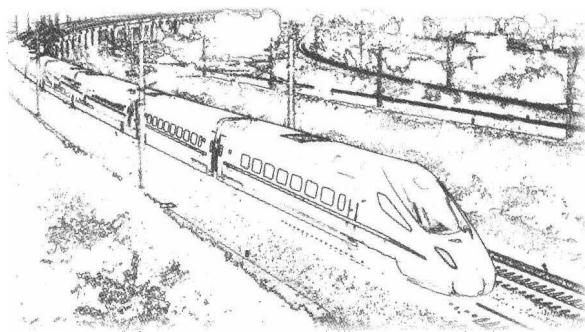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5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铁路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谨献给：

**过去、现在、将来为共和国铁路默默奉献、顽强
拼搏的铁路人**

目 录

第一章 春 运	001
第二章 大 雪	035
第三章 提 速	070
第四章 事 故	105
第五章 责 任	144
第六章 水 灾	178
第七章 地 震	208
第八章 高 铁	235
尾 声	275
后 记	276

第一章 春 运

马志刚局长忍了忍，没有再往下说，他想自己现在还处在调查阶段，看到的也只是表面现象，最好不要急着下结论。想到这儿，他转身向自己的车走去。此时此刻，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马局长身上的那股强烈的怒气。

—

今天是老魏头八十岁的生日。其实，过不过生日，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挂在心上的事。以前在铁路沿线工作时，哪里还有精力过生日，能回一趟家就不错了。只是今天这个生日，魏大妈却是当成天大的事来做的。原因是魏大妈前段时间在老姐妹海嫂家里闲聊时，遇到了一个高人。高人给魏大妈指点说，今年老伴有灾，要想逢凶化吉，就一定要在魏大爷生日这天，儿孙满堂，给他披红挂绿。

魏大妈听了这话心就没有落下来过，天天盼着老爷子过生日。当然，老魏头听了这话压根就没有当回事。毕竟老魏头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一生大半时间都是在党的教育中度过的，又把大半生献给了铁路事业。这种半军事化的工作性质也早已将他练成了铜墙铁壁之身，所谓大师的几句话岂能让他动心了？只是他明白魏大妈的心思，魏大妈也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毕竟老夫老妻大半辈子了，像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好多都已孤家寡人了。前几天，他的老伙计——和他当年在松山线上搭档了二十多年的支部书记刘文章也走了，这让他心痛了好多天。既然老伴有这

个心,就由她去吧。

今天又是个星期六,用魏大妈的话来说是个好日子。早晨,大儿媳田亚楠早早地就赶来了。田亚楠是位中学教师,平时虽然很忙,但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总能按时休息的。不像她的一些同事,节假日更忙,忙于办课外补习班搞创收。她的观点是,钱是永远挣不完的,关键要有好身体和好心情。田亚楠进了屋,二话没说,就跑进厨房担任主厨去了。

按田亚楠的本意,她是想在某个酒店把家里的老老少少召集在一起给老爷子过个生日,既省心又省力,可魏大妈坚决不肯,理由很多,田亚楠也就不再坚持了。可是现在人在厨房忙着,心里却还是忐忑不安的,她知道她的夫君、老魏头的大儿子魏松山,还有老两口的宝贝孙子魏立伟今天肯定都是来不了了。

“亚楠,老大回来没问题吧?”魏大妈在旁边发话了。

“他说他可能晚点来。”田亚楠没敢直说。

“不行,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爸今天过八十大寿,就是天大的事,他也要给我赶回来。”

“妈,他还在单位呢。”亚楠轻声说道。

“我知道他在单位。他再忙,我不相信他抽不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打仗也要有休整的时间啊。”魏大妈断然道。

“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亚楠说着走出厨房,给魏松山打电话。但她心里很清楚,打也是白打,魏松山这时候肯定回不来。

果然,电话响了半天,始终没有人接。这让田亚楠很为难,她知道魏大妈正在急切地等她的回话呢。她没敢给儿子魏立伟打电话,因为她知道立伟他们这时正处在春运,立伟作为一个铁路机车司机,此时不是在机车上,就是按规定在公寓休息,保证严格的睡眠时间。既然知道儿子回不来,打这个电话只能给儿子添堵了。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门外响起了敲门声。魏大妈上前打开房门,只见二儿媳高艳丽带着孙女魏雯雯走了进来。



魏雯雯一进屋就喊道：“爷爷，祝您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健康长寿、寿比南山！”

一番话说得魏大妈笑得嘴都合不拢了，笑道：“还是我的小孙女会说话，赶快进来。”

老魏头这时闻声也走了过来，一看小孙女满身是雪，连忙说道：“快拍拍雪。外面的雪这么大啊？”

“可不是嘛！爸，这雪越下越大了。”二儿媳高艳丽说道。

老魏头习惯性地皱起了眉头，说道：“松山、宝江他们又该忙了。”

话音未落，高艳丽就大声说道：“可不是嘛！爸，宝江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来不了了。”

“怎么来不了了？”魏大妈厉声问道。

老魏头不高兴地看着她，替高艳丽答道：“怎么来不了了，这你还不知道？下雪就是命令，老二现在就应该在他的岗位上。”

“可、可今天是你的生日……”魏大妈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作为一个老铁路家属，她何尝不知道这外面飘落的大雪就是集结号、就是命令啊？当年老魏头还在松山线上的时候，雪天、雨天，哪一天他能待在家里啊？可今天，她又想到了那位大师的话，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把想说的话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门外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田亚楠赶忙上前打开房门。门口站着一个手提生日蛋糕盒子的小伙子，问是不是魏贵诚家——魏贵诚正是老魏头的大名。田亚楠点头称是，小伙子就把蛋糕送上，说是一个叫金武学的人定做的。

金武学是魏家老三魏小燕的前夫，两人虽然离婚了，但金武学和魏家并没有因此产生隔阂，每逢节假日能来就来，不能来就打电话问候一下，今天显然是不能来了。

小伙子刚走，又来了一个送鲜花的女孩子，也说是金武学订的。这让魏大妈万分感慨，她说：“难得武学有这份孝心，在这样的大雪天，还能够看到这么美的鲜花。”

说话间，电话铃响了。一接电话，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金武学在电话里向魏老爷子祝贺了八十大寿，接着就十分歉疚地说，现在他还在线上，不能回去当面拜寿了，请魏老爷子原谅。

老魏头声音洪亮地说道：“你不回来就对了！你要是回来，我这就骂你了，这都是什么时候了——等你回来了，我请你喝酒。”

放下电话，老魏头看魏大妈还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就劝说道：“行了，行了，快别生气了，鲜花、蛋糕都送来了，这样的雪天，还能见到这么漂亮的鲜花，你还不满意啊？切蛋糕，过生日。”

魏大妈还是不高兴地说：“就是回不来，也该来个电话吧。还有小燕，偏偏今天走车。哎，立伟呢？”

“立伟他不在唐京。他去春运了！”亚楠赶忙说道。

“唉，这姑侄俩怎么都在车上啊？”魏大妈不高兴地说道。

“他们什么时候走车，又不是他们定的。你今天怎么了？咋老想找事啊？”老魏头生气地指责道。

“我……”魏大妈还想解释，就听见坐在电视机跟前的小孙女魏雯雯大声地叫道：“快看，我大伯上电视了。”

几个人赶忙跑到电视跟前，只见电视里正在播放唐京新闻，魏家老大魏松山站在镜头前，说道：“今天已进入春运第五天了，由于大雪的缘故，车站已滞留旅客万余名，我们车站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一定想尽办法给旅客提供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想尽办法保证旅客能走、走好！”

在魏大妈的眼里，魏松山显得很憔悴也很疲劳。

没有孩子们的参与，老魏头的八十大寿的场面显得有些冷落。魏大妈准备了好几天的生日聚会，终因人气不足，只得将其中的几项程序删减了。席间，魏大妈一个劲地给雯雯夹菜，田亚楠也是想尽办法说些祝寿话让两位老人高兴，但是，气氛仍显得有些压抑。

喝了几杯酒，老魏头抬头看了看窗外的雪，说道：“按理说，这瑞雪兆丰年是好事啊，可对老大、老二还有小燕来说可就苦喽。唉，到现在我也



想不通,武学那孩子多好,小燕怎么说离就离了?”

“能不离啊?”高艳丽亮着嗓音紧跟着大声说道,“一个是芝麻大点的小站驻站民警,一个是列车长,两人一年四季见不着面,说是结婚,实际上跟没结婚有什么区别?这个刚回来,那个就走了,连个面都见不上,不离才怪呢!我和宝江,好在我不用天天跑,他回来我们还能照个面,否则啊……”说到这儿,她突然想到了今天是个什么日子,赶忙止住了话音,却没有想到魏雯雯在旁边紧跟道:“我们班同学都说了,考大学坚决不学铁路专业,就是嫁人也不嫁铁路的。”

高艳丽使劲地瞪她一眼,嗔道:“才多大一点,就谈什么嫁人不嫁人的,也不知道害臊。”

魏雯雯的话让老魏头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他还是强忍住了,他知道不能跟自己的小孙女较真。看着老魏头面沉似水的脸,田亚楠赶忙转换了话题,笑道:“爸,我敬您一杯,祝您快乐长寿、寿比南山啊。”

老魏头举起酒杯很勉强地喝了,此时,他感觉自己的心里堵得慌。当然,这种感觉绝不是因为几个孩子没有回来给他祝寿,没有在他八十大寿的时候给他献上一杯酒,说几句祝酒词。他要的不是这些,他要的是孩子们带给他的那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但是,刚才高艳丽的一席话和小孙女的一番表白,让他的心不再平静了。

二

唐京此时雪花纷飞,天地间银装素裹、白雪皑皑。

火车站站前广场已是人山人海了,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候车室此时早已是人满为患,更多的滞留旅客也只能簇拥在车站广场。此时,雪越下越大,随着列车的晚点,旅客也越来越多。作为车站站长的魏松山心急如焚,他知道如果再拿不出可行的办法,随时都有可能冻伤旅客。但是,能力有限,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这上万名旅客也不是一句话说走就能走的。

此刻，魏松山站在候车室二楼的落地窗前，望着远处黑压压的人群，对身边的车站党委书记吴广明说道：“吴书记，这样不行啊，旅客要冻坏了。”

吴广明点了点头，皱着眉头说道：“是啊，刚才天气预报说了，今、明两天还要降温。”

听了吴书记的话，魏松山的心更紧了，他转身对旁边的办公室王主任说：“立即通知车站中层以上干部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魏松山宣布了三件事：一是迅速组织力量，尽最大努力把广场上的旅客中的老弱病残孕安排到候车室；二是组织休班的工作人员到广场进行宣传，让旅客不要过早地候车，能回家的回家，能住旅馆的住旅馆；三是在广场南面开辟一个空地，建临时候车室，给旅客提供一个可以避风雪的地方。

前两项工作很快落实了，可搭建临时候车室的事，让主管基建的副站长张亦可犯难了。他心里嘀咕，建临时候车室说着容易，可是钱从哪儿出啊？这事没有路局的批准，谁敢动一个子儿啊？想到这儿，张副站长迟疑片刻，说道：“魏站长，建临时候车室需要路局批啊。”

魏松山一挥手，说道：“一边打报告一边建吧，来不及了。”

张亦可没有再说话，但他心里很清楚，魏站长这是在触电啊。在目前的铁路管理体制下，哪一件事不是先汇报再行动？你这不打报告就先行行动，回头这钱你都不知道到哪儿报去。打酱油的钱绝不能买醋，这谁都知道，再落个不汇报就行动，到时候可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慢慢来吧，先把报告打了再说。”张亦可边心里琢磨着，边在本子上随意地写着。

开完会，魏松山不放心，又来到了站台。人刚到站台，头一下就大了——站台上的旅客都乱成了一锅粥。他厉声问旁边正匆匆跑来的一名站务员：“怎么搞的？”

虽然时值寒冬时节，但这名站务员却是满头大汗。他气喘吁吁地答



道：“旅客把列车弹簧压死了，车走不了啦。”

“赶快把旅客拉下来。”

“拉了，都不下来，都快打起来了。”站务员解释道。

“那也得拉下来，继续做工作，一定要让他们下来。”接着，魏松山扭头对身边的王主任说道，“多调几个站务员过来，请解放军赶快过来支援，一定要多做工作，告诉他们弹簧被压死的严重性。快！”

魏松山正说话间，只听见远处有人叫他：“大哥，大哥！”他回头看过去，是小妹魏小燕。魏小燕是这趟车的列车长。

“小燕，今天你走车？”魏松山问道。

“嗯，哥，你赶快叫人把旅客拉下来啊，人下不来车就走不了啊。”魏小燕着急地叫道。

“我们正在组织，你也让你的人赶快做工作。”

两人没说几句，那边已经吵起来了。被劝说下来的旅客大声地怒骂道：“他妈的，你凭什么拉我下来？”

“好不容易挤上去了，又让他们给拽下来了，你说这是什么屎铁路！老子买票上车，你不给提供优质服务就算了，他妈的，连车都不让上了，这是他妈的什么铁路啊！等着吧，老子回头就去告你们。”

魏松山一把抓过一名站务员手里的扩音喇叭，大声说道：“我是车站站长。请各位旅客理解，弹簧被压死了，车就不能行走，车动起来就有掉道翻车的可能，很危险啊，这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首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我给大家保证，一定安全送大家回家。”

“去屎吧，安全个屁，趟趟爆满，我已经被你们忽悠一天了。你说吧，我坐哪一趟车？”

“请放心，我们正在组织车体，一定想办法把大家安全送走。”说这些话时，魏松山心里很明白，他是在欺骗这位旅客。他知道在这个时候，铁路局已经把所有的车体都贡献出来了，全国所有的大站都面临着车少人多的难题。

好在就在魏松山做工作的同时，开往上海的这趟列车徐徐开动了。

可是,还没等魏松山喘口气,只听有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地哭喊起来:“阳阳,我的阳阳,我的孩子。”

一问才知道,刚才在拽拉旅客下车时,这个妇女被拽下来了,孩子却留在了车上。瞬间,这个妇女已经濒临疯狂了。

魏松山让这个妇女不要着急,问清了孩子的长相、穿着后,他连忙给魏小燕打了电话,把情况详细告知了小燕,要求魏小燕务必找到孩子,并在前方车站把孩子送下来。

为了让这个妇女安下心来,魏松山把手机交给了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放心吧,我已跟列车长通过电话了,她保证给你找到孩子,并安全送回来。来,你跟她说两句。”

这个中年妇女抓过手机,对着手机就喊了起来:“阳阳、阳阳……”

魏小燕在电话里不停地安慰她,并告诉她,自己马上会与乘警联系,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孩子,并安全地交到她手上。

魏小燕的这番话终于让这个妇女安静了下来,挂断手机,魏小燕马上与乘警小齐联系。说明情况后,两人来到了妇女所说的6号和7号车厢的连接处,可是,在人缝中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孩子,问旁边的旅客,一个个都是满脸的茫然,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这些旅客刚才也是玩了命地挤上来的,哪里还会顾及一个陌生的孩子?

车厢内拥挤不堪,人挤人、人挨人,简直水泄不通。小燕和小齐几个车厢来回走了两遍还不见孩子的身影,心里越发地毛了。她又把电话打给魏松山,详细地询问了孩子所在的车厢和孩子的相貌后,她和小齐又在人缝中、车椅下“扫荡”了一遍,还是没有孩子的身影。小齐从椅子底下爬出来,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说道:“不会搞错吧?一个小孩儿咋走也不可能走出几个车厢吧?就是功夫小子也不可能啊,他能飞檐走壁了?”

“不会,应该不会。”说话间,小燕又给广播室的艾平去了一个电话,让她继续在车厢内不间断地广播,请求旅客帮助寻找孩子,请每一位旅客都注意一下身边,看看有没有一个身穿米黄色防寒服、三四岁的小男孩。



如果看到请立即与该车厢列车员联系,或者到6号车厢找列车长。

前方车站很快就要到了,可是孩子还是不见踪影,这让魏小燕心急如焚。她正在与小齐商量时,一位旅客急匆匆地挤到了她的跟前,悄悄告诉她,在10号车厢里,他看见一个很像广播里说的小男孩,只是那个小男孩一直在一个中年妇女的怀里睡觉。刚才他无意间注意到,在列车广播寻找孩子时,那个中年妇女神情有些慌乱地给孩子又加盖了一件衣服,这让他有些怀疑,觉得不太正常。

听了这位旅客的话,小燕和小齐同时警觉了起来,他们跟着旅客匆忙挤到了10号车厢。快到跟前时,这位好心的旅客只是悄悄地指了指孩子所在的方位,但并没有跟过去。魏小燕很理解这位热心旅客的行为,便压低嗓音说了声“谢了”,就向前边挤去。到了跟前,小齐仔细地看了一眼孩子,发现小男孩睡得很沉,不像正常睡眠的样子,再看那个中年妇女低头闭眼,好像也已经睡着了,但从其姿态上看,绷得很紧。小齐上前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道:“醒醒,哎,醒醒。”

叫了几遍,这个妇女才好像很不情愿地从沉睡中醒来似的睁开眼看了小齐一眼。当她看见眼前是一身公安制服的乘警时,一丝慌乱从眼中瞬间划过。虽然是瞬间,但还是被小齐捕捉到了。小齐的心里顿时有了底,他张口问道:“你的车票呢?让我看一下。”

“在这儿,在这儿。”不等妇女接话,旁边不知什么时候挤过来一个中年男人,长得很黑很瘦,边说边递过来两张车票。

小齐接过车票,扫了一眼,票是到河南商丘的。小齐随口问道:“这才两张,这孩子的票呢?”

“孩子小,这么小的孩子不用买票啊。”中年男子赶忙解释道。

“你说不用就不用了?让孩子站起来,让我看看有多高。”魏小燕插话道。

“小孩睡了,刚睡着。”中年妇女着急地说道。

“睡了?才几点就睡了?睡了叫起来。”小齐大声说着,同时伸手拉开了盖在孩子身上的衣服。果然,孩子的穿着和电话里说的一模一样,更

重要的是孩子依然在昏睡之中，显然是被下药了。

“站起来，跟我们到餐车说去。”小齐厉声说道。

魏小燕上前从中年妇女的手里夺过了孩子。

等到了餐车，没怎么费劲这对夫妇就一五一十地全招了。当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魏小燕背上生出了一阵凉气。原来就在唐京车站，列车弹簧被压死之后，魏松山组织人员正在把拥挤的旅客往下疏散的时候，孩子的妈妈因为被拉下来了急着去和站务员理论，却忘记了车上的孩子，当列车开动之后，她才想起了孩子还在车上。车上，孩子一看找不到了妈妈更是急着大哭。车上车下乱成一团之时，车里的一对中年男女把这一幕都看在了眼里。

他们随即趁着车内人多拥挤，没人注意，用随身携带的药物把小男孩弄昏迷了。刚才，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等火车一停就下车，转手就可以卖个好价钱。

听了两人的坦白交代，小燕小齐暗暗后怕，他们知道列车说话间就要进站了，如果稍晚一点点，孩子和人贩子就从自己的车上永远地消失了，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啊。

列车进站后，孩子和两名人贩子分别被交给了车站和车站民警。没多久，孩子的妈妈就被魏松山安排的车送到了。当孩子扑进妈妈的怀抱，母子俩相见痛哭的时候，魏小燕他们已经随着列车远远地离去了。

三

魏松山接到了小燕的电话后，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站台上，他望着一趟又一趟拥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的列车，心里暗暗叫苦。前方列车发来的一个又一个超员电报，十万火急，不能再组织旅客上车了，可是，车站候车室里还有车站广场上那密密麻麻的滞留旅客哪一个不是急着回家啊？



过年回家,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啊。在外面辛苦了一年的游子,离妻别子在他乡,不论是饱经风霜还是衣锦还乡,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团圆吗?他想起了一首写给春运的诗:

回 家

忙碌了一年
辛苦了一年
委屈了一年
忍受了一年
过年了
我要回家

家
有我的爸妈
有我的妻儿
有我的恋人
有我的温暖

我要回家
再难
我也要
回家
再难
也挡不住我回家的步伐

每当魏松山读到这首诗时,他的心里总有一番感慨。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他也需要团圆,可是,他毕竟是一名铁路工作人员,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他就有责任把这些归心似箭的旅客们安全地送回